

周云蓬： 音乐不在空中，在泥土里

初夏，上海，苏州河畔。舞台上只有一把椅子。一束蓝光打下，一只大金毛狗摇摇晃晃地走上台。这是周云蓬的熊熊，一只导盲犬，4岁。“在上海街头，很多小狗跑过来冲它狂吠：‘依是哪来的？’它也不吭声，就默默地走开了。”周云蓬形容他俩是“相依为命”，“它身上那种柔软和温情，比和人相处舒服”。

周云蓬带着熊熊在大理上过几次台，这回是第一次在大城市演出，“可能是人太多，亢奋了”。演出结束后，周云蓬对《环球人物》记者说。这时，熊熊又慢悠悠地蹭了过来，周云蓬拍拍它的头。

他这次来上海，是为新诗集《午夜起来听寂静》做宣传，演唱会是临时起意的产物。没有歌单，没有宣传，没有媒体，来了400多位观众，不大的场地里，乌压压的全是脑袋。舞台上的周云蓬，剪了长发，人也瘦了一圈儿。开场曲《空水杯》，是他第一张专辑《沉默如谜的呼吸》里的第一首歌。“十年流水成尘埃，十年浮云成尘埃。”

10年前，周云蓬来到上海，做专场演出。那时的他，生存境遇比之前改善了不少，写的歌在网上慢慢流传，捕获了不少耳朵。演出现场成了台上台下的大合唱，周云蓬开玩笑说，那时“感觉自己快成周杰伦了”。

10年后，周云蓬还记得当时的热闹，台下听歌的人却早已换了一茬。他特意唱了一首陈歌辛的《永远的微笑》，来纪念自己与上海的缘分。陈歌辛是老上海最著名的音乐家之一，写过《玫瑰玫瑰我爱你》《夜上海》等名曲。如果能穿越，周云蓬很想回到当时的上海滩，“认识一下阮玲玉、白光、周璇，再多待几年，也许还能见见张爱玲。”

对于上海，周云蓬有种复杂的情结。1970年，他出生在辽宁沈阳铁西区，幼年患上眼疾，视觉中最后的印象，就是在上海动物园看大象吹口琴。那一年，周云蓬9岁。他说这是“上天的眷顾”，让他看了一眼那年代中国最绚丽的城市：霓虹灯、小汽车、夜航船上的标语，还有“活的外国人”。

当时，从沈阳到上海，坐火车需要一天一夜。因为四处看病，周云蓬的童年充满了火车轰隆的声响。2010年，他写了篇名为《绿皮火车》的文章，讲述这些年坐着火车到处跑的故事。“你看不到，怎么去感知世界？”这样的问题，周云蓬至少被问过200多遍。不是采访的人缺乏想象力，而是无论怎样解释，也难以消除感官上的隔膜。

在一期电视专访中，有一个场景，周云蓬和主持人在火车上聊天。聊着聊着，周云蓬忽然说，“这是钱塘江，我估计。”

主持人问：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过桥，感觉这声音，比较空洞。”过了一会儿，他接着说，“人被困住了，就想去新鲜的地方，每个地方的味儿都不一样，连鸡叫声都不一样，河南的鸡叫声就比西藏的暴躁些。”

正是这种常人不可比拟的敏感与细腻，使周云蓬的文字充满独具一格的魅力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盲文书里只有唐诗宋词，周云蓬只能一



遍遍地看，将诗句烂熟于心。结果就是，在民谣圈子里，周云蓬的音乐多了一种元素，接上了中国古典诗歌的那一脉。只有他会在人声鼎沸的酒吧里，不疾不徐地唱起“明月出天山，苍茫云海间”“剑外忽传收蓟北，初闻涕泪满衣裳”。音律铿锵，悠长苍凉。

1991年，周云蓬考取长春大学特教学院的中文系。“那时我的看书方式是教别人弹琴，教一小时琴，他帮我念两个小时书。”托尔斯泰、加缪、尼采、萨特，就是这样读下来的。

大学里，昆德拉对周云蓬的影响最大。昆德拉有本书叫《生活在别处》，其中有一个片段，描写一个人喜欢到火车站随意跳上一辆车，不管去哪儿，然而又随便找个站下。当时在校园里看，周云蓬只觉得是精神上的一种愉悦，未曾料想，有一天这个故事会在自己身上得到印证。

1994年，周云蓬大学毕业，被分配到一家色拉油厂做工人，却无活可干。1995年，他带着父母给的600块钱来到北京，在圆明园画家村租了一间房

百元，不过大多是毛票，“背在身上有一种腰缠万贯的感觉”。在周云蓬的记忆里，圆明园是一个贫困但不寂寞的地方，汇集着一帮搞摇滚的、搞行为的艺术青年，面如菜色、灰头土脸，却两眼放光，脑子里充满各种稀奇古怪的想法。

就是在圆明园，周云蓬认识了张慧生。当时，张慧生是“扒带子”记琴谱的高手，曾在侯德健的“花果山”乐队里弹过吉他，崔健对他的琴技也赞不绝口。诗人海子去世后，张慧生把他的一首作品谱成曲，唱给村里的艺术家们听。这首歌就是《九月》。2001年，“吉他圣手”张慧生在出租房内上吊自杀，《九月》也因为没有现场录音，面临消失的危机。周云蓬靠记忆一点点拼凑，不断打磨，终于让这首歌“重见天日”。“我代表海子和慧生，继续把《九月》传唱下去。”对周云蓬来说，这首歌不仅承载了两个人的死亡，也承载了一代民谣诗人的血肉和灵魂。

从1995年来到北京，到2004年发行第一张专辑，周云蓬与同时代的民谣诗人们一

地方。他在全国各个城市之间游荡，熟悉了庞大中国的边边角角，与无数画家、歌手、诗人、混混、警察相遇。

在游历中，周云蓬体察着社会的变化。他的诗歌关注世俗，并不止于隔靴搔痒，透露出社会关怀和现实意义，像《中国孩子》《失业者》《买房子》……反映了底层漂泊者的故事，击打着人心。他说：“音乐不在空中，它在泥土里，在蚂蚁的隔壁，在蜗牛的对门。当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，当我们说不出来的时候，音乐，愿你降临。”

演出当晚，周云蓬唱了一首《寒号鸟》，讲的是北京的冬天。唱到“冷的时候就钻进新华书店，买一本长篇小说”，他停了下来，开始讲季风书店（成立于1997年，曾是上海的文化地标）倒闭的消息，感慨民营书店举步维艰，下面的歌词也随即改了：“冷的时候就去季风书店，买一本《绿皮火车》。”观众开始起哄，“老周打广告啊！”唱歌的人也笑，“这广告打得多么文艺！”

2010年，周云蓬离开北京，奔赴南方，先是在浙江绍兴，后

这一点，在诗集《午夜起来听寂静》里体现得最明显。书中收录了周云蓬1999年至2016年的诗作，从北京时的沉重，到大理时的平和，都在诗中留下了足迹。

演唱会上，周云蓬唱了新歌《袜子》，是由短诗《一个人生生活》谱曲来的：

一个人生生活/白袜子黑袜子/长袜子短袜子/袜子成双的越来越少。

短短四句，写日常的困扰，也道出人生的秘密：天生的成双成对，注定在生活里难以维护。

“从前总觉得，写作和音乐是高于日常生活的，但后来才发现，无论歌还是诗，都是日常生活的流露。”周云蓬说，“诗不是远方，是身边事。”

去年6月底，周云蓬突发中风，在和“多发性脑血栓”对峙、和解后，他立志像年轻时一样打起精神重走万里路。他先是去了香港，在一家理发店花30元港币，剃了个光头，为了扎针灸时“方便找穴位”。又飞到旧金山，看了帕蒂·史密斯（美国创作歌手和诗人，被誉为“朋克教母”）的演唱会，还在洛杉矶的“沙漠之旅音乐节”上看了鲍勃·迪伦、滚石乐队等“老山精”的表演。

回到大理后，周云蓬戒了烟，也戒了酒，顺便把猪肉都戒掉。现在的他，早睡早起，弹琴、遛狗、读书，还买了一台钢琴，打算写一本虚构的小说集，再录制一张新唱片。

长时间地窝在大理，周云蓬似乎远离了那个热闹的民谣圈。《董小姐》火了宋冬野，《南山南》火了马頔，《成都》火了赵雷……每年都有一位小众的民谣歌手“走红”，但基本无法摆脱“诗意+远方”“爱情+姑娘”的套路。

还是在这次上海演唱会上，周云蓬唱了一首《表叔》，讲的是大理人民路上的真实故事——一个善良老实的男人，因为不修边幅、孤僻木讷，被送进精神病院的悲剧。

折回田园，成了一只闲云野鹤，周云蓬还是那个周云蓬，依然保持着锋芒与锐利，依然唱着或悲伤或倔强的民谣。

来源：《环球人物》记者 许晓迪



子，每天背着吉他、带着音箱去北大南门对面的图书城唱歌。一天下来，少则几十元，多则一

样，过得穷困潦倒。他辗转于圆明园、树村、西北旺、草场地、通县等地，住过北京所有最穷的

来又来到云南大理定居。“我不再强调外露和爆发，而是学会平静、克制与内敛。”周云蓬说。